

骨屋

The Bone House

(澳) 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 著

陈 达 龚 静 郭志军 李贵和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014043329

- 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西华大学）”
○ 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LZXW405-11-1）成

I611.45
64

骨屋

The Bone House

〔澳〕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 著

总译审：向晓红

副译审：龚 静 李新新 王阿秋 郑晓燕

本书译者：陈 达 龚 静 郭志军 李贵和



北航

C1731498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I611.45
64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孟庆发
封面设计:李金兰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骨屋 / (澳) 法默 (Farmer, B.) 著; 陈达等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11
书名原文: The bone house
ISBN 978-7-5614-7341-2
I. ①骨… II. ①法… ②陈… III. ①散文集—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5132 号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63 号
本书英文版于 2005 年由 Giramondo 出版社第一次出版
中文简体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名 骨 屋 Gu Wu

著 者	贝弗利·法默
译 者	陈 达 龚 静 郭志军 李贵和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341-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法默作品翻译总序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研究团队开始筹划把部分有建树的澳大利亚女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完成了《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的撰写之后，我们又借助翻译，为我国读者了解澳大利亚文学架起桥梁。

提起澳大利亚文学，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或考琳·麦考洛。其实，在澳大利亚这个和西方文明有着深刻联系却又在地理上孤悬漂浮的巨大岛国上，仍有不少作家潜心耕耘，为澳大利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筛选、交流和联系，我们选定了女作家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 1941—）的作品作为译介的对象。

法默是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她独特的女性主体视角和对细节的敏锐把握，以及娴熟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方法，在展现一个主观（作者冷静甚至冷酷的思考）却又客观（对大自然与人的细腻描写）的世界方面独树一帜，更凭借一系列获奖（入围）作品成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备受关注的“女性（而非女权主义）”作家。她的小说曾获得或是入围众多奖项，如帕特里克·怀特奖，新南威尔士州长文学奖、小说奖，堪培拉时代国家短篇小说竞赛奖，北土文学奖—阿拉弗拉短篇故事奖，FAW Caltex/

本迪哥广告人奖，太阳一先驱短篇故事竞赛奖等。法默从女性的角度展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的挣扎、女性受到的压迫及女性的渴求。她的故事似乎没有开始、没有高潮，也没有结局，只不过是流动的生活中截取的一个个片段，开始是从前的延续，结局是未来的开启。她的小说充满了细腻探索、迷人的语言，塑造了鲜明的形象和画面，清晰地再现了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选定法默的作品进行翻译，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目前已经译介到国内的英语文学作品大都是英国和美国的，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的译本是少之又少。译介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会使国人更加了解这个国度的社会和文化，为两国人民进一步友好交流增进基础。二是有针对性地将澳大利亚女作家介绍给国内读者。前些年里，已经有部分学者翻译了少量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但是对女性作家的作品译介较少。贝弗利·法默、海伦·加纳等当代著名女作家的名字对国内读者来说还很生疏。我们衷心希望通过翻译出版法默的作品，满足文学研究者的阅读需求，让国内读者有机会了解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眼中的社会，拓宽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视野，促进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

该作品的翻译及出版受到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卓武扬教授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总指导、总译审：向晓红、陈达

2014年1月

《骨屋》译者序

贝弗利·法默 (Beverley Farmer, 1941—), 又名贝·克里斯托。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 法默本打算和朋友一起依靠到餐馆打工游走澳大利亚, 然而她在所到的第一个地方遇到了一名希腊移民, 并与其结婚。婚后法默努力学习希腊语, 并随丈夫回到他家乡的小村庄生活了三年多, 直至他们的儿子出生前才又回到澳大利亚。回到澳大利亚后, 法默和丈夫一起依靠经营餐馆为生, 艰辛的生活和过度的劳累让法默多次经历流产的痛苦, 因无法从流产失去孩子的痛楚中恢复, 法默最终选择了和丈夫分道扬镳。法默与希腊丈夫的婚姻, 尤其是丈夫的母亲在家庭中女性家长的地位, 以及丧失孩子的痛苦经历等, 成为法默日后思想萦绕的焦点, 也成为她创作的灵感之源。

法默的创作正式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此时正值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身份形成的时期。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少数民族的文化、由文化冲突带来的代际冲突等, 在澳大利亚开始得到审视, 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也开始从族裔差异性的角度得到修正。而且, 80 年代也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各种之前受到压抑的声音要求发声的时期。法默对希腊/澳大利亚跨文化题材的反映, 不仅与她的多元文化身份契合, 作为一名嫁给希腊移民的白人女性, 她既是希腊人与澳大利亚人之间互动的参与者, 也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她在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体现文化差异、界定文化边界的女性主人公形象, 使她本人也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特点和诉求的

女性作家。

在澳大利亚当代作家中，法默虽算不上一位高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她发表的作品仅有短篇小说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和另外一些非小说作品。然而，法默不仅是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的获得者，还被列入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决选名单”。可见，法默在澳大利亚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不可小觑。

在本书中，我们翻译了法默重要的非小说作品《骨屋》。《骨屋》凝聚了法默对肉体生命和灵魂进行的冥想，于2005年出版，作者历经十年写作而成。该著作由三个分别题为“金口”（“Mouths of Gold”）、“黑暗中所见”（“Seeing in the Dark”）、“石器时代”（“Stone Age”）的独立长篇散文组成，交织了作者对土、水、火、血、光、黑暗等生命元素所进行的意识流式的思考。在这三篇散文中，作者阅读过的书籍、做过的事情、和朋友之间的互动以及她的思考过程，均透过她的意识之窗展示给读者，时而深远、广博，时而细腻、亲切，牵引着读者同她一起云游在一场对生命的冥思之中。

在小说阅读中，读者一旦进入作者编织的故事世界，便受其统辖，必须沿着作者安排的故事线索阅读下去，而在法默的这部散文集中，她让读者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自由。我们可以从该书的任何一部分开始阅读，也可以在任何地方放下，在合适的时候再取出来读。在这本书中，作者记录了一个个她的思绪曾经闪过的火花，这些火花又如一粒粒散落在海滩的珍珠，细腻、晶莹，我们甚至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它们晶莹的光泽，看到它们的纹理，而作者却并不想用一条线将它们穿起来。正如作者所言，她在这本书中拒绝沿着故事线索进行讲述，而是“缺乏叙事的紧张度，如同水的表面张力一般平缓”。这一叙述风格再现了与钦定版《圣经》、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为现代英语三大基石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49）的写作风格，兼具口头叙

述和书面记录的特点。以此，作者向我们敞开思想，唤起共鸣，引起思考。因而，进入《骨屋》的读者，不是获得某种知识、阅读一段故事，而是进入一场人与书之间的思想对话。

十年一作，与其说是作者创作而成，毋宁说是作者十年灵魂生命的结晶。文思自由，不受语言的羁绊，是这部作品的又一特点。在对有形生命和无形生命的冥思中，作者引用了大量英语、希腊语、法语、梵语的名人、名谈和经典著作，跨越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可谓纵横古今、横贯东西，足见法默对此用情、用心、用神之深。然而，对于译者来说，法默精通多种语言（polyglot）的素养和旁征博引的写作风格，则每每让我们苦不堪言。翻译法默的这部哲思作品，不仅要有好的语言功底、好的哲学背景，还要有足够的耐力。希腊语、梵语等部分往往是谷歌搜索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让译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严复先生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艰难。

此书的翻译，《金口》一篇由郭志军和李贵和翻译，《黑暗中所见》和《石器时代》分别由龚静和陈达翻译。整部作品的译审工作由郭志军和龚静承担，向晓红教授和陈达教授指导和总译审。虽然我们几位译者原本豪气满怀，希望能够一鼓作气，结果却用去了将近三年时光才最后定稿。但愿我们用去三年时光完成的拙译，保留了法默女士十年一作的原貌和风姿。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审：龚静、郭志军

2014年1月

目 录

金 口 / 1

黑暗中所见 / 55

石器时代 / 167

金 口

流水无忆。

——爱利恩·尼·丘利安娜

整个冬天，在任何一个晴朗的早上，当太阳升起半小时后，一缕阳光便透过百叶窗的边缘，照射在我的衣柜门上。随着太阳的升起，阳光在百叶窗上就会扩散成一团高高的火焰，像教堂里的蜡烛一样。然后，整个窗帘交织浮现着火焰和窗外的树影，像一幅画，像一张狮子的脸。

一片血色的橙子就像是一个火轮。橙皮包裹着污迹斑斑的瓤皮，十道白色的瓤皮纹路被浸染成了深红色。十块红金色的果肉像蜻蜓的翅膀一样，晶莹剔透，夹杂着如梳理过的头发般的细丝。一片血橙就是两片红金色的嘴唇紧紧压在一起，像石榴一样苦涩。两拿着血橙，仿若血从指缝中滴下来一般。

落潮和一大群的海蜇像是融化的冰块，比海水还透明，甚至海底的沙子都透明可见。

整装待发的轮船吐出的烟雾笼罩在这个房子的花园上空。海边浅滩处的一些老房子旁有一个寡妇塔。在塔上，女人们可以望

着出海的男人们的船进进出出穿梭于瑞普港。瑞普港是世界上沉船最多的海湾之一。为了防暑，这些老房子都是锡制的屋顶，窄窄的窗户嵌在木头墙体上。屋子里都有高高的用绳索操控的窗户，盒状的窗格玻璃薄而且有裂痕，像水面的波纹一样涟漪起伏。所有的窗框都高六英尺，宽三英尺，和一张单人床一样大。格兰尼亚把它看作一个棺材。整条街仿佛都是带着玻璃盖的棺材。一天天透过的光线就像溪水一样浅显、褐黄、冰冷。

无花果树的树叶像喜鹊衔来的杂物一样堆积着。丝线，须脉，呈现出光亮的高脚杯状。

正要成型的这个故事，越发自我消除，隐约在自身之中，像水中的阴影。故事情节不是沿着故事线索而是呈环绕状展开，因而缺乏叙事的紧张度，如同水的表面张力一般平缓。这个故事围绕格兰尼亚和她的女儿在移居希腊时所经受的那个日夜展开。虽然她们现在已回到了澳大利亚，但仍然对那场死亡事件心有余悸。为了忠实于这个故事的原貌，对于任何叙事的紧张气氛，我们只能在逝去的潮水和湍流中滚石的回荡声中体味了。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真相。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思维中增加了什么样的意象，世界的意象也会随之增加。当然，这种增加并不是永恒的。空中的一个小火苗有什么永恒可讲？

我们宁愿相信任何东西，都不愿接受蛋壳似的头脑里刻画的那种终将灭亡的世界。我们肯定不只是构成有限生命的原子物质的一点点火花。我们把自己绑锁在具有三维空间的自我世界里。灵魂般的绸缎、光线、空虚的自我的挤压，我们停留或闲荡的意图之网都穿梭于这个世界。这种对灵魂的祈望具有顽固性，这种祈望是我们在骨子里天生具有的。

白色的翅膀，碎片。飞蛾挥舞着翅膀飞过花园中的鸢尾花。很多年来第一次，在初春之际，一小丛冬季鸢尾花自我播撒的种子在一大片深蓝色迷迭香中开出了花朵。

黎明时分，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的潮汐声中，他从梦魇中醒来，蹒跚着走过一块废墟，来到一个有顶棚的火车站，心中充满了悔恨的折磨和一种对他现在没有也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的愧疚。太阳的利刃刺痛着他。天空乌云压顶。在巨石堆砌的建筑物正门之间，他看到了尘埃纷纷掉落在地上。

褐黄的秋日在傍晚慢慢地燃尽。花园一天天变得越发潮湿繁茂。格兰尼亚的头发在经过的时候被一棵树的树枝挂到，她的丝丝长发在阳光中飞扬起来。她拿着耙，蹲在枇杷树下，用力挖掘着野草、缠绕成一团的旧鸡腿骨、像白蕨叶一样的鱼骨。这些东西同石头、树根夹杂在一起被海水带上岸，又被潮汐带来的土壤和雨水所掩埋。这个地方就像一堆垃圾，年复一年被掩埋，又慢慢地重见天日。夏去冬来，沿着这个海滩的任何一处沙丘都能刨出一些东西，散布开来的护根堆肥、一些正在萌芽的黑土豆、鳄梨的果核和外壳、灰尘、关节骨、蛋壳、墨鱼骨头、带有喙和眼洞的海鸟头骨、牡蛎和贝壳、某代人在匆匆脚步中留下的古物、所有在凄冷中死去的东西留下的骨头、血和缕缕头发，等等。

在睡梦中，女人站在屋子里，面对着两个男人，她甩掉手上的水，水却变成了血点滴在地板上，黑色的血，糟糕的血。

在她背后，胀鼓鼓的床单整个下午都挂在晾衣线上，在风和阳光中摇摆。四张方形船帆般的家用床单中，两张双人床单是父母的，两张单人床单是儿子的。是时候把床单拽下来带进屋内了，阳光透过金绿色无花果树叶洒在女人身上。陌生人看着她，

这时她的一缕头发被树枝挂住。一只穿着黑袖衣衫的手臂像魔法般伸展开来，另一只手紧紧地抱着她的腰部，并把她身后的落地窗关上。四张床单需要抚平并折叠好，又薄又旧的棉质床单已经暖和了，褶皱泛着黄，就像病床上的床单一样。但是，当床单抚平后，黄色就消失了，仅仅是午后阳光照射的颜色而已。这一次没有圆的星形图样出现在床单织物上。她双臂伸展着并举着手，慢慢整理着床单的四角，使床单的边缘对齐。这个动作就像母亲们还是姑娘时常常跳的舞蹈似的。她们的手和舞伴的手就像拍打蛋糕一样同时呼应着，上前一步，退后一步。床单的一角落在地上，如果被我踩到，沙土沾在上面，就脏了。就算我不是母亲那样贤惠的家庭主妇又怎样？我的床单塞满房间，到处是夏季干草和咸盐的味道。

拾起最后几个西红柿，掸掉树叶和蜘蛛网，她发现几根头发掉在灌木丛中。她没有发现西红柿流出白色的模糊汁液。掉落在胳膊上的水珠放大着她的皮肤组织。在碗里，一块凹陷成小坑的西红柿，散发着一股月经液体的味道。

一片红色的记忆，一个被咬过的无花果和一只被啃咬过的老鼠的脊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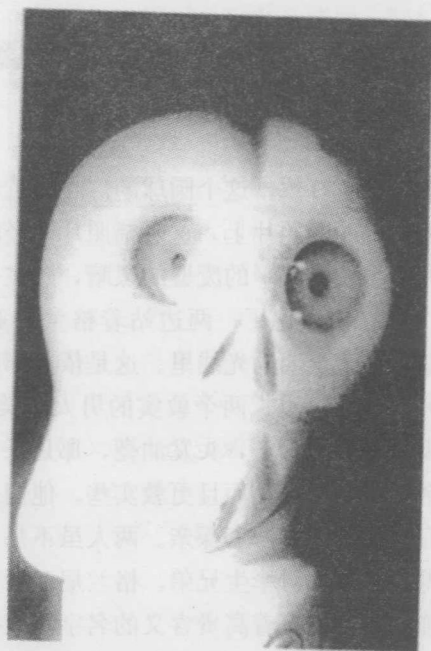
条件合适的话，一幅储存的图像可以通过文字、墨水、绘画、电影、黏土、石头等形式传播。图像是种子，具有潜伏力和忍耐力。它们就像是瞬间在胶片上拷制的储存阴影。突然发现了几十年前遗忘在家庭用《圣经》里的负片，年迈的我第一次看到负片里那个眼睛里映照着阳光，裙子和皮肤均是黑色的小孩。她坐在童车里，眯着眼睛。她的眼睛镶嵌在蛋白似的肉嘟嘟的脸上，像两道月牙，像是从内部点燃的蜡烛。哦，别让我失明，别失明。

保罗·艾露尔德说：“主宰这个世界的又是怎样的世界？”
(是死神吗?)

炉架上的铜灯没有灯罩，这个圆球的灯光把黄色映射到了格兰尼亚靠着的墙上的两幅照片上。这两幅照片已经泛黄了。第一幅照片里，阳光穿过凹凸不平的废墟的黑暗，照在一支跟人一样高的铜蜡烛上，把它晒融化了；两边站着格兰尼亚的女儿和孙子，每个人都站在半暗半明的光线里。这是依兰娜和麦基在希腊时所拍的。在另一张照片里，两个敦实的男人微笑着走出浓雾，其中一个伴着阳光，满面尘土，头发油亮，那是托莫。托莫年长于他身旁的那个阴影中的人，而且更敦实些。他们是托莫和他的兄弟西奥。他们从澳大利亚回家探亲。两人虽不是一模一样，却很相似，相似得甚至像一对孪生兄弟。格兰尼亚的女儿在画的背面用蓝黑色笔迹签着他们有着高贵含义的名字。被誉为金口的克里斯索斯托莫斯，他的语言也被认为是金科玉律。^① 塞奥佐罗斯，天赐的才华。

在铜灯下，从希腊带来的粗糙的猫头鹰陶瓷制品被灰尘覆盖着，它的脸上突然长出了像针刺一样的绒毛——毛发！——它身上长出了白色的绒毛，丝线，花蕊，两眼之间还长出了一个白色的类似花粉囊的东西。

① 在历史上，克里斯索斯托莫斯（Chrysostomos）曾是一些希腊大主教和主教的姓氏，分别有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斯索斯托莫斯（John Chrysostomos，347-407），雅典大主教克里斯索斯托莫斯一世和二世，塞浦路斯大主教克里斯索斯托莫斯一世和二世等。



我们知道那时有人在我们的视线无法触及的地方正盯着我们。我们能感觉到这眼光，我们转身去看。但是我们是怎么感觉到的？是第几感官？像豌豆大小的球形蜘蛛在网中头朝下直盯着我：它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和我对它的印象有什么区别呢？那从我的手上衔走苹果、嘴上的胡须触到我的马儿，还有那对着自己的玻璃牢笼愤怒地扭动如火一般身体的章鱼，一定都能够感知到我——可它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感知我的呢？

我们头上的眼睛长在一个他们看不到的身体里，或多或少不在视野内的身体上。什么驱使近乎失明的我们穿梭于这个隐形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的道路？旅行者在道路上需要注意，观察，通过符号导航，记忆，并经历。